

鸟儿飞度千年

——万蒂养鸟记

◆ 王小鹰

所以,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放须须出来,由它狂飞一阵。

——节选自万蒂养鸟日记

正是有情无思间

真正的艺术家从来不会浅尝辄止。万蒂那些表象繁华绚丽明艳气质却安详宁静和谐的画作正受到业界与大众的赞赏,而她艺术探索的脚步并未停下,她的笔触像鸟儿尖锐的喙,挑开层层雾霾,深入到现代城市的肌肤骨髓脏腑……花鸟画要表现城市风貌城市变迁城市人需求,何其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艺术家的勇气与底气。“大道至简”,万蒂舍弃自己最拿手的“应物象形、随类赋彩”,将传统花鸟画的繁盛斑斓大刀阔斧地删减再删减,背景空余一派溟蒙虚幻的影像,复以传统点线法营造出隐约参差的几何图形代表房屋,其间穿插着代表绿植的颇有意味的线条。“无间已得象,象外更生”,画家摆脱了传统工笔花鸟画意象鲜明意味单纯的表达,精糅八极心游万仞地进入到艺术自由思考自由探索的广阔世界。

我还是惦念着须须,那时候,须须一定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幸运的是,我在万蒂新作“市影系列”中找到了须须和它的弟妹们,屋影憧憧中,它们或蜷伏,或仰翁,或眺望,或聆听。须须的眼睛依然大而黑,却不能用简单的炯炯有神来形容了,它的目光沉郁了许多,些许焦虑,些许期待。

(在须须长大的日子里,历经磨难,病了,伤了,万蒂倾心尽力地爱护照料。因为篇幅局限,不能在这里一一呈现,然而,两年后的这篇日记是必须录下的。)

□今天,下班回家,须须走了,它躺在笼底,伸展着双脚,闭着眼,很安静……它才活了两年多,三个夏天,却吃了很多苦,脚发过好几次炎,胸口毛掉得光光的,呼吸困难,被铁笼子拉伤翅膀,出了血。最严重一次是我害的,它站在我脚跟,被我踏着了大腿,无法站立,三周后才恢复,它都挺过来了!为什么它的走却没有明显的兆头?我最近每天有课,下班回家和上班离家总去看看它,它蜷在窝里,也看看我,并没有什么异样,怎么……就不声不响地走了呢?

□可爱的须须,带给我许多快乐!我会想起你躺在我身上睡觉,想起我画画时你来啃我的毛笔,想起你刚出生时我用挖耳勺给你喂食……

——节选自万蒂养鸟日记

须须是万蒂艺术历程的见证者,须须是万蒂艺术灵感不尽的源泉,须须是万蒂作品中当仁不让的第一主角,须须永远活在万蒂的艺术世界里。



■《瓜叶菊·珍珠鸟》



■临宋·赵佶《枇杷山鸟图》



■“城市·影映”系列

的,不停地理羽毛,好像要把每根羽毛上的旧壳都褪下来。

□须须已能稳稳地站着了,开始跳着走路。嘴角旁显现出黑白条纹,偶尔叫了几声。

□须须今天能飞五米远了,它停在我的肩膀上,大声叫着要我陪它玩。

□须须就在我手心中吃小米,已不需要我用挖耳勺喂了,也不需要棉签给它擦嘴,它会把手掌当抹布。

□须须的绒毛褪尽,羽毛都长齐了,好一只英俊秀美的鸟儿,红爪,锥嘴,还有大大的黑眼睛!

——节选自万蒂养鸟日记

入春解作千般语

在上海人美出版的万蒂《百花百鸟工笔画谱》的封页上,我惊喜地看到了须须!

那幅画名为《瓜叶菊·珍珠鸟》。斗方的画面上,殷红而密集的瓜叶菊热烈而欢快地盛开着,重叠舒展的绿叶掩映间,正栖着一对容止娴雅的珍珠鸟,我确信,那只气宇轩昂颇具绅士风度的雄鸟便是须须。

那个阶段,万蒂的创作正进入一个全新境界。优秀的艺术家从来不会故步自封,尽管万蒂传统绘画技艺已臻精妙,她却决然跳出旧

窠,迈出变革的步伐。翻阅那本《万鸟万蒂花鸟画选集》,我品味出了古老的洞窟艺术中的神圣瑰丽空灵,亦感悟到西方建筑雕塑绘画艺术中的庄重严谨隽永,传统审美与现代意味无痕融洽,既绚烂又宁静,既明媚又淡泊,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正是画家所追求的高格调的艺术境界。

再来看瓜叶菊丛中的须须。须须被万蒂勾勒得活灵活现,淡墨与色彩叠加罩染,依形体层层丝毛,最后点睛,是炉火纯青的传统技法。可是,我坚信这只鸟儿决非宋朝徽宗笔下的鸟儿,鸟儿已飞度千年来到了今朝。你看今朝须须的眼睛,清亮而有神,安详而憧憬!

(须须第二十八天至一个月)

□吃完早饭后,用小瓷盘放了一些水,尝试让须须洗澡。我用吸管吸了水滴下,重复几次,须须会意了,竖起毛,抖抖翅,发出叽咕的声音。我帮它站上瓷盘边缘,它就跳进盘中戏起水来。

□须须越来越缠人,只要一看见我开门出去,就快速停在我肩上,叽叽地叫。下午,我躺着看报纸,须须趴在我胸口睡着了……

□一大早,我们躺着不动,须须也不叫,自顾在笼内玩小铃;只要我们一翻身,它知道我们醒了,就不停地叫唤,往笼门撞,想出来。

那日,我坐在画家万蒂的画室里,屋角窗台廊沿,陶罐瓦甌瓷瓶,种植了朱顶红、马蹄莲、石斛,垂穗的燕麦、茸茸的小盼草以及折枝奇异的枯莲蓬,仿佛置身野境,耳畔亦有细细的风拂过。朋友们关于艺术创作的闲聊也似细风絮絮叨叨。万蒂说起当年饲养一只珍珠鸟的往事,语气中满是眷恋,叹道:“那只鸟的嘴实在太小了,不及半粒绿豆,一时不晓得如何给它喂食,后来找出一枚挖耳勺,方能将食物送入它嘴里!”女画家用挖耳勺给才出生的小鸟喂食,多么趣味盎然的图画!万蒂替这只小鸟取名“须须”。

(须须第一天至第十五天)

□今早珍珠鸟生下第一粒蛋,白色,花生米大小。

□终于看清孵出的小鸟,一粒蚕豆般,光光的,只在背上有几根绒毛。

□一早就把泡好的小米鸡蛋粉目鱼粉碎菜拌好放入冰箱,届时取出一些用开水烫了,喂给须须吃。喂完食,用棉签替它擦嘴,它会闭上眼,很听话。

□须须翅上的羽毛已成铲刀状,下午,它扑闪一会翅膀,眼睛盯着我看。我移动位置,它也转动脑袋追着我。

——节选自万蒂养鸟日记

隔花啼鸟唤行人

中国传统绘画讲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万蒂的童年在农村度过,尽情享受大自然给予的无私的爱,艺术的种子早早在她心灵中绽露嫩芽,更造就她一生对自然万物刻骨铭心的钟爱。所以万蒂种花养鸟,对自己描绘的对象细致入微的观察,在与须须日夜夜的耳鬓厮磨中不仅谙熟了鸟儿的形态体格,且渐渐深入到它的内在需求。是的,艺术家相信凡世间生灵应该都有灵魂和精神。

说起画鸟,万蒂先让我们观赏她初登艺术学府时临摹的两宋花鸟画,从传统经典入手,这也是传统绘画必修的功课。瓦雀栖枝、红果绿鸭、榴枝黄鸟、果熟来禽,万蒂所临宋画几可乱真。有一帧临宋徽宗的《枇杷山鸟图》,构图不按常理布局,耐人寻味。枇杷的累累果实及繁枝密叶充盈了不大的画面,右上角一只墨蝶流连戏舞,山雀却不堪重负地蜷缩在左下角密层层层的叶丛中,小心翼翼扭头回望……曾有评论家说徽宗此画既有两宋院体画的方正严谨,又透露出文人画的轻松隽雅。赵佶画此画时心情真就“轻松隽雅”吗?万蒂说临摹此画的困难在于描摹山雀神态,传神之难在于目,画中山雀睁着一只眼,目光迷离,似有万般无奈待诉说。

(须须第十五天至二十天)

□须须下午竟能站起来了,摇摇晃晃

方寸印承薪火 镌写师恩匠心

◆ 张少挺

当朱红印泥在镜头下晕开,“马到成功”四字跃然纸上,这枚为丙午马年主题创作的印章,不仅是我篆刻生涯中一次倾情投入的艺术呈现,更藏着一段师徒相承的珍贵情缘。

接到这次拍摄邀约时,我既惊喜又感慨。项目方希望以中国玺印艺术为灵感,创作一枚承载“马到成功”寓意的主题印章,将奔马般昂扬进取的精神与东方传统文化相融。为了精准呈现篆刻的细节与张力,拍摄团队对每个环节都极尽考究——甚至特意安排了专业手部护理,只为让镜头下的每一次落刀清晰利落,传递出刻刀与石面碰撞的力量感。

在正式创作前,我特意先刻了一方初稿,既是给项目方参考整体效果,也是对这一主题的提前沉淀。这方印稿,我留了下来——它承载的不只是初次试刀的痕迹,也是这次创作最朴素的见证。当恩师徐云叔先生得知此事,眼中满是欣慰。他对我说:“篆刻不止于方寸,更要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恰逢2026



年是徐老八十华诞,他主动提出,要为这方初稿题刻边款,既是对我此次创作的嘉许,也是一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师徒传承纪念。

边款上,徐老以楷书镌刻:少挺擅握银竹,旁涉篆刻。丙午新春前夕,承美国法拉利公司嘱制马年主题徽标,爰融合其严谨工匠精神入印。此为初稿,少挺自存留念。丙午年元宵,徐云叔记,时年八十矣。

寥寥数语,不仅点明了创作缘起,也道出了他对我竹刻与篆刻兼修的肯定。边款的每一笔,都带着他数十年浸淫金石的功效,温润而苍劲,像一位长者,轻轻为这段经历写下了永恒的注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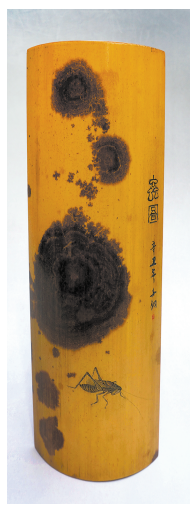
如今,那段记录创作历程的视频仍在传播着“马到成功”的东方意韵,而我手边这枚带边款的初稿,则成了更私人的宝藏。它一面是我为马年构思的吉祥主题,一面是恩师八十高龄题刻的文字;一面是方寸之间的匠心独运,一面是师徒薪火的温情传递。

这件以草虫幽趣为题的竹刻臂搁长24.5厘米、宽8厘米,由上海工艺美术大师罗安钢创作。作品凭借独创手法,将传统文人“格物致知”的审美意境与竹刻工艺完美结合,尽显“小器载大艺”的东方微观美学。

“草虫幽趣”锚定自然微观世界,画面中小虫姿态鲜活:触须纤细若游丝,肢体劲健似蓄势,搭配竹材天然的湘妃斑摹写草木、石苔,暗合“一虫窥天地,寸竹藏春秋”的文人雅趣。竹材的清雅质感与草虫的灵动姿态相互交融,传递出国人对“微小生命之美”的敬畏与珍视。

绘刻相融是此作的匠心所在,作者以刀代笔,将笔墨意趣化为刀痕韵律。虫身采用细刃密刻,凸显甲壳质感;触须运用单刀游丝刻,尽显轻盈灵动;腿部以陷地刻打造立体层次。竹面天然肌理搭配留青刻、浅刻技法化作草木苔痕,二者浑然一体。题款采用阴刻填墨,字体古拙质朴,与整体风格相得益彰。

作者巧借竹材本身特质,让实用形制与艺术构图融为一体。臂搁弧形竹面顺着画面纵向走势延展,草虫在下、斑纹在上,宛若小



草虫幽趣·竹刻臂搁

虫沿竹坡缓步爬行。竹身原生竖纹,与雕刻线条交错呼应,让平面画意立于立体竹材之上,竹之天趣与画中文思交融共生。

臂搁造型简约修长,画面布局疏密得宜:小虫盘踞下方,细节精美;斑纹铺陈上部,疏朗有致;留白处如宣纸透气,任气韵自然流动。视觉焦点虽落于小虫,却因竹纹的天然韵律不显局促。整体风格“简而不空,精而不繁”:小虫的灵动、斑纹的古雅、竹材的温润,在暖黄底色上和谐共生,尽显中式美学的微观意境。

从构思、绘稿到雕刻,全程由作者独立创作。自画时,作者将“草虫幽趣”的文化意象转化为具象画稿,既以自然生物为参照,又融入文人审美偏好,以简约构图、留白意境赋予题材“天然之真”与“写意之雅”;自刻时,他借竹材天然斑纹“借景造境”,消解人工雕刻的刻意感。作品承袭宋代院体画写实功底,又融入文人以小见大的哲学思想,从题材构思到最终成形,画意、刀工与材质高度统一,既传承竹刻工艺之精髓,又注入当代文人微观审美的创新思考。